

龍雲殺張汝驥

馬履諾

三進名將龍張並肩

自粉面霸王唐繼堯一命嗚呼之後，雲南王龍雲（志舟）第一次入主五華山失敗被胡若愚活捉。爲了王杰修（唐繼堯任軍長時的師長）與胡反目，龍雲才以殺死王師長爲釋放條件，才有胡若愚縱虎歸山之事。這段經過，楊森將軍在「鐵馬金戈大西南」一文中詳述，故不贅。

龍雲殺死王杰修以後，王師整個瓦解無存。唐繼堯失去這支主力，其餘單位也被龍雲各個擊破，收編爲己有，隨即編成爲五個師，盧漢就在那時任師長，控制着近萬人的兵力，其他劉建勛師及朱曉東師的編制不大健全。

當時雲南的滇軍共有龍雲、胡若愚、張汝驥、胡子嘉、歐陽浩謙及唐繼堯六個軍。自從胡若愚敗走貴州，唐繼堯被瓦解以後，祇剩下龍張胡及歐陽四個軍各據一方。其時正是滇軍羣龍無首各懷野心的時候。即使龍雲入主五華山自封爲「滇軍總司令」，並握有優勢的兵力，一再以笑臉攻勢向其他三個軍長進行分化引誘，也得不到要領。另外三個軍的實力，要以張汝驥軍爲較大，並且張乃爲滇軍將領中之佼佼者，素有儒將之風，頗孚人望。歐陽浩謙會要求各師長級以上將領，公推張汝驥出來領導羣雄，團結內部羣策羣力，共爲桑梓謀幸福。

龍雲得悉，立刻召集所屬主官開會。他在會中提起這件事時，拍案大叫：「幹吧！誰打勝了，就是誰的天下。老子駐在五華山不走了，看誰把我怎麼辦」。於是，盧漢建議龍雲說：「……不如把張汝驥先幹掉，其

他就放心了」。從此以後，龍雲就開始着手進行清除異己的計劃了。

不久（民國十六年七月一日）中央政府頒佈命令，委派龍雲爲三十八軍軍長並代理雲南省主席，張汝驥爲三十九軍軍長。其餘兩個軍未予承認，更成爲龍雲之盤中羹了。對於張汝驥之被中央承認，龍雲仍不以爲然，非除掉不可。接着龍雲迎請孫渡爲三十八軍參謀長，參與對付張汝驥的計劃。首先孫渡希望化干戈爲玉帛。他深知張的爲人，不可能有反龍奪權的野心。於是孫出面函請各軍長到昆明與龍見面共商大計。張函覆孫渡，謂中央未派大員前來之前，有何計可商而婉拒了。至於歐陽浩謙及胡子嘉爲忌憚龍的實力不敢抗衡，並且派出代表先與孫渡接頭打圓場。

張汝驥不敢赴昆明入甕拒絕以後，龍雲即以「反抗主席」爲藉口而下令「討張」了。並且劍及履及立刻指派盧漢以「討伐」名義對張用兵。第三天戰事就在碧雞關爆發。張汝驥自知不是龍雲的對手，爲了保全實力且戰且退，向西敗走。其目的是想出滇經西康入川而後再圖報復。他到了鳳儀住進趙師長公館（忠驥，本地人）後還說：「我祇有到四川去的一條路，我無論如何要去找楊森將軍，大丈夫今天失敗了，還有明天。老龍藉中央的口號來打我，我也可以用中央名義討伐他」。這段時間，盧漢隨軍到楚雄，奉龍雲之命：不得逼人太甚，勸張輸誠，既往不究。盧漢得令，阻兵前進，派出代表至鳳儀與張和談。望能共事龍雲，服從中央。當時張汝驥也急於藉此作爲緩兵之計，在彌渡、紅岩、雲南驛一帶加強防禦工事，一面游說滇西人民反龍，申諫中央易人主滇。可是張汝驥大勢已去，失去信任，反應不良。而他回覆盧漢信中也有緩和之味道，盼龍雲能在甸內答覆四項條件：（一）劃定滇西爲三十九軍駐地。（二）雲南內戰由中央派員來調停。（三）雲南必得由文人執政，軍人不得問政事，全誠全意擁護中央政府。（四）雲南靖國軍各單位保持原狀，由中央處理重編爲中央單位。

這四項條件，與龍雲個人想法相差千里之遙。最後一次向張汝驥下通牒說：「除了輸誠投降之外，別無他

途可旋，望速決定，接受收編」。這項通牒，真是一大股火藥味，孰能忍辱接受。不數日，盧漢奉命進擊，舉軍西上。

一夜風流「勢如破竹」

在此以前，張汝驥交上了桃花運，他在鳳儀附近瓦窰村碰上了一位美貌絕倫的鄉下姑娘。這位戰敗了的張軍長，一時心血來潮，緊跟着這位姑娘尾隨不捨。到了姑娘家裏，自我介紹一番後，便向老者求親。時值兵荒馬亂之際，知道來者就是反龍的張軍長，誰敢說一個「不」字呢？張某也太性急，馬上取來五百銀元作為聘禮，當夜成親。臨行叩拜天地之時，岳母李老太太對軍長女婿說：「我昨夜夢見一隻黑虎闖進門來，今天你進門來時，我就想起夢兆，難道你是虎星下凡不成？」張汝驥聞之大驚，遽向岳母說：「聽說家母懷孕時，也是夢見黑虎撲身，這……這真是緣分呀！」詎知這對烽火鴛鴦，一夜夫妻便成永訣。

新婚的第二天，很多部屬對軍長這種「英雄美人」的結合，至表不滿。大眾一致認為軍人在前線切不可接近女人。幹軍長的既已如此，定必失敗無疑。如是之怨言怨語，流傳軍中，連老百姓也對張軍長冷齒。當日午後，彌度前線情況緊急，張汝驥召集幕僚，指示撤退路線——經大理、鄧川方面入康後，再作入川計劃。

盧漢師的一個團，團長是新上任的龍漢斗，他新官上任三把火，担任主攻部隊，一連攻佔幾個陣地，進逼鳳儀。於是，張汝驥帶着一個營的兵力，連夜向大理方向逃遁。後面的部隊，邊打邊退，邊退邊散，且散且逃，唏哩嘩啦潰不成軍，所以龍漢斗勢如破竹，所向無敵，越過鳳儀，衝進下關。時為深夜時分，居民紛紛逃走，龍部則到處封鎖道路，禁止通過。那時，張汝驥抄小路沿洱海西岸而行，希望一夜之間到達喜州，脫離險境。

張汝驥騎在馬上，沿海濱在黑暗中摸索。部隊行進秩序紊亂，連絡失靈，亂成一團。隨一捲捲濃霧下降，

把整個洱海西岸籠罩成黑漆一片，向下西沉的殘月，透不出一絲光來。在混亂之中，竟然迷失了方向，一直在現地打轉，及至天亮才知道還在危險範圍之內。這時大家人困馬乏，顧不得紀律都紛紛衝進民房尋食充饑。再經一度整頓後，五百多人馬才疾急向喜州前進。預計行程，從現地經小路到喜州，差不多要半天的時間。可是在規者難逃，張汝驥就在這天中午被敵人活捉。

且說張汝驥本來可以上喜州安全的到西康再入川。主要的因素就得聽這段趣聞了。

龍漢斗甫任團長，加以戰勝張汝驥的抵抗，所向披靡，不可一世，威風凜凜隨軍星夜進入下關。市民風聞龍漢斗到來，連夜夾道歡迎，火炬熊熊，宛如白晝。若干富商行號，也急着趕辦酒席迎請這位勝利者入座休息。據說龍漢斗到了一家楊姓富翁的家裏，先來三口（鴉片）提神劑及一杯濃茶後，因於疲勞過甚之故，半醒半寐的過了一段時間。他的戰馬和一乘滑桿停歇在門口，聽候出動，兩位副官靠在鴉片烟床上消磨這段緊張的時間，一位警衛連長孫明軒也佇立在一旁聽候命令。下面就是孫連長的敘述。

「這天早上拂曉時分，龍漢斗的乘驢馬拴在滑桿上吃飼料，忽然旁邊響起一串爆竹而大驚起來，一時拖着滑桿沿街奔跑，把兩根竹桿踏得破裂不堪。龍漢斗聞知，認為是不祥之兆。內心忐忑不安，對追擊張汝驥之原來計劃，立即改變，並下令停止追擊。其實，先頭（追擊）部隊都已超越下關到了大理城，到處打聽張汝驥的去路。」

「龍漢斗正在躊躇之際，忽然來了一位朱師爺（行號的經理），拱手向龍漢斗說：『可喜可賀！剛才團長的那匹寶馬拖着滑桿亂跑，踏破了竹竿。這叫做『勢如破竹，馬到成功』，好預兆，好預兆！希望立刻出動，不可延緩。」

「龍某聽了，認為有道理，不再猶豫的下令出發，追擊張部殘餘。兩小時後，龍某到達大理城。不多時

，搜索部隊已在東門外八里處與張汝驥的尖兵碰頭了。隨着戰鬥爆發，龍部人多勢衆，把張汝驥包圍起來，一時白刃肉搏，血肉橫飛。最後，張汝驥終於高叫「不要打！不要打！」而忍辱投降了。事後，追隨張軍長多年的胡副官說：「如果張汝驥不抄近路，不遇濃霧，迷失去路的話，那一夜之間，即可與敵人拉長了距離而免了這場悲慘的下落，總之是命中註定的了。說也奇怪，龍漢斗的追擊部隊是那樣的神速，出乎意外，他們竟能以十小時之急行軍從彌渡方面到達大理東郊，這真不可思議」。

要龍團長親自下手

張汝驥被俘的捷報，當日傳抵昆明。據說：龍雲得訊，曾電令盧漢將張押送回昆。張汝驥母親得聞此訊，連夜闖進五華山要求龍雲念舊，不得傷害她的軍長兒子。龍雲還說：「彼此是結義弟兄，他救過我，難道我會做出傷天害理的事麼？您老人家放心好了」。

回過頭說起張軍長被俘後，當晚就押解到下關被嚴密的看管，他屢次要求去見盧漢，總是以「盧師長未到下關」阻拒他。其實，盧漢還遠在六十里之外。第二天早晨，龍漢斗趨見張汝驥，對他說：「今天中午很可能在中途與盧師長相晤了。請你用些早點，立刻上馬出發」。

龍團長騎着馬跟在張的後面走向歸途，張軍長在衆目爭觀之下，以「勝負乃兵家常事」之姿態出現，大有滿不在乎的樣子，可是他的內心是如何的痛楚，不難想像。可憐他一步步走向死亡線，時間一秒一分的縮短了他的生命。然而，他也許滿懷希望及早見到盧漢。詎知死神近在咫尺毫不知覺，龍漢斗正在爲他選擇一處長眠之所。

部隊走出下關市區以後，龍漢斗的副官已在下關後街爲張軍長選購一口上好的紅漆棺材了。並雇了民伕挑

着隨後而來。其時誰又知道這就是爲張軍長所準備的呢。另外早已準備的一塊紅布（一說是紅綢緞）則打在一個衛士的背包裏，是準備舖在執行的現場。

到了瓦窰村附近，張將軍瞻望着新夫人（李姓鄉姑）的住處，內心裏是否還在惦念着美人？還是遺忘了？轉了一個彎，到了飛來寺山麓。龍漢斗在馬上叫了一聲「停止前進」，並以示意衛士把紅布舖在田野之中。這時，張汝驥也許魂飛魄散了。他見到這種情況，回顧龍漢斗一眼，自動跳下馬來對龍說：「我第一個要求是要龍雲多多照顧我的母親及家人。第二是要你親自當劊子手，不能由別人代替。第三，被你們所收容的部下，無論官兵，不可虐待他們。好吧，快動手！」說罷，他從容步上紅色的墊布，面對南方站立着。龍漢斗走近了他，握住手槍在說：「對不起張軍長，我是奉令行事」。

所謂「奉令」，不知是奉龍雲抑或是盧漢之令，至今仍是一個謎。有人分析說，張汝驥聯合唐繼虞救龍雲是事實，張龍是拜把的結義弟兄也是事實，論理龍雲不可能做出這種忘恩負義的事，讓人咀罵。同時也沒有殺張的必要，因爲三十九軍既已解決，張軍長已無反抗之力，爲了道義也絕沒有殺張的必要。至於上述電令盧漢押張回昆之說，只有龍盧孫三個人知道虛實，旁人就無從知道了。又有人相反的分析說：盧漢和張汝驥素無恩怨，不會因仇而殺張，並且盧只是一個師長，豈敢擅自行事違抗龍之命令任意殺害一個中央任命的軍長呢？以上述兩種判斷，還是龍雲主事的可能性大。

惡耗傳來，昆明市民無不震驚，張母聞悉，數度昏厥，然後再次闖進五華山向龍雲要人，破口大罵龍雲不仁不義。這時的龍雲也跪在張太夫人之前辯說：「請別誤會，不是我主張，不是我下命令，是他們……」張母問：「是誰害死我的兒子，你快告訴我，老娘非叫他償命不可。我知道了，一定是你們幾個雜種商量幹的。志舟，最好連老娘也殺死算了，免得我活着受罪。」嚷着忽又昏厥椅上，於是，龍雲便把她老人家送進醫院去

了事。

亡魂降神遺孀善卜

不數日，張公館佈設了靈堂，莊嚴肅穆，香火彌漫。市民前往弔祭者絡繹不絕。龍雲也裝做痛哭老風樣子，帶着文武百官前去弔唁。張母對他說：「志舟，你這虛情假意我心領了，并承蒙大家光臨。」龍雲愧疚於色，低頭而退。

張太夫人本打算要龍雲把棺屍移回故鄉埋葬。後又聞軍長兒子在鳳儀又娶了一房。新媳婦已將屍首安埋於飛來寺山麓。當地人士捐了很多錢，以作建築張軍長墳墓之用。而且龍雲也下令鳳儀縣長把張汝驥將軍的墳墓弄得像樣一點。及至張母到迤西看查墓地時，已經建築得很理想的了。

李氏夫人得聞婆婆到來，哭腫了臉趨前拜叩。她含淚對婆婆說：「我與張軍長雖然只是一夜夫妻，但是彼此却情深似海。我李姓媳婦從此不想榮華，也不能常在母親身旁服侍孝敬。誓不再改嫁，矢志守寡到死。」張太夫人眼見李姓媳婦，生得來像個活觀音，怪不得軍長兒子爲之傾倒。但覺得她年僅雙十，豈可守寡到老呢。所以許下諾言說：「妳年紀還小，不必決心守寡。如果有理想對象還是要改嫁，我允許妳再嫁就行了……」

「李氏夫人聽了，仰首指天發誓說：「我如果轉姓改字嫁人，真對不起九泉下的張軍長，恕我再重覆一句：我一定要爲他守寡到死」。張母聞之，至爲感動，伸手撫慰說：「妳也算是個貞節烈女，有志氣，有骨頭，我做婆婆的及九泉下人也感到驕傲了。」

據飛來寺瓦窰村徐老先生說：「李氏夫人自張軍長墓地竣工後，每天前往燒香叩拜，從不間斷，她這種節烈之表現，真可感動天地。所以識與不識，都常常送去些香紙及金錢，以作賚濟和鼓勵。」

民國三十五年，筆者在下關得聞這段軼事，特地約了幾位知友前往一遊，去看看這位名揚遐邇的美寡婦。這年她已是四十歲的徐娘，的確，她真是生得相當漂亮。乍看之下，實具有一種貴夫人的姿態，而她的那副莊肅持重的外表，似有神聖不可侵犯之概。

這段時間，這位美麗的烈女已經變成了一位遠近知名的巫婆。據說她是得到先夫的神助，能够替人占卜難事，言不虛發，靈驗至極。所以我的朋友彭君順便向她問問家事，目的只想試試看而已。誰知她焚紙以後，立刻叫彭某準備紀錄，接着她便合目開口說：「長舌之人惹禍患，無識之人損錢財。長年訟事訴不盡，祇爲門前路不平」。抄錄以後，再請她重覆一遍，以資勘正，結果一字不誤。依據彭某說，家中的確打了幾年官司，勞命傷財，起因真的是爲了打抱不平。接着其他朋友也試卜了一番，可是這些虛玄之事，在此不該舉述。天下間竟有人能通神之邪說，我們只好置之一笑，豈可信以爲真？如果筆者把這些神奇妙事訴諸於中外雜誌，那將近乎現代聊齋而引人取笑了。最後，我要說張汝驥之死，龍雲要負起決定性的責任，要負起主兇的罪名。絕不可嫁罪於人叫盧漢肩負起這莫須有的罪狀。雲南人的心眼是瞞騙不了的。